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268  
22 April 1981

CHINESE

第二二六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1年4月22日星期三上午11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多尔先生	(爱尔兰)
<u>成员国</u> ：	中国	凌青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察赫曼先生
	日本	西堀正弘先生
	墨西哥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尼日尔	迪亚洛先生
	巴拿马	奥索雷斯·铁帕尔多斯先生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西班牙	皮内斯先生
	突尼斯	斯利姆先生
	乌干达	奥温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怀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 室）。

上午 11 时 55 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1981年4月10日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4434)

主席：按照第2267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贝宁、古巴、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非、斯里兰卡、多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等国的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本叶海亚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洪加武先生（贝宁）、马尔米亚卡先生（古巴）、格德利-吉奥吉斯先生（埃塞俄比亚）、库姆巴萨先生（几内亚）、拉奥先生（印度）、库苏马阿马查先生（印度尼西亚）、希尔先生（牙买加）、洛博先生（莫桑比克）、巴巴先生（尼日利亚）、尼亚塞先生（塞内加尔）、康特先生（塞拉利昂）、富里埃先生（南非）、哈密德先生（斯里兰卡）、阿卡波-阿伊昂约先生（多哥）、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弗尔霍韦兹先生（南斯拉夫）、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扎伊尔）、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和马欣盖泽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愿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肯尼亚三国代表的信，要求参加安理会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提议，经安理会同意按照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莫登先生（加拿大）、耶洛内克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卡西纳先生（肯尼亚）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按照第2267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理事会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按照第2267次会议的另一决定，我邀请彼得·穆埃什哈恩格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彼得·穆埃什哈恩格先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应主席邀请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愿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1981年4月21日的来信，内容如下：

“我谨要求安理会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邀请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观察员克罗维斯·马克苏德先生阁下参加安理会题为‘纳米比亚局势’这一项目的审议。”

这封信已作为安理会S/14453号文件印发。

如果无人反对，我将认为安理会已同意这项要求。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人是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穆赫塔尔·库苏马阿马查先生阁下。 我欢迎他参加会议，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库苏马阿马查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您和安理会的其他理事国，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参加目前关于纳米比亚局势的讨论。我祝贺您就任安理会4月份的主席，并相信在您的英明领导下，这次安全理事会一系列的会议将不辜负国际社会的期望，国际社会认为纳米比亚局势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联合国处理纳米比亚问题已有三十多年了，早在1946年，联合国就通过了第65(II)号决议，反对南非吞并该领土。1966年联合国通过第2145(XXI)号决议，将纳米比亚在独立以前置于联合国的直接管理之下，并且为此目的设立了一个理事会，作为合法的行政管理机构。1971年，国际法院通过了一项咨询意见，宣布南非驻留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南非以纳米比亚的名义和对纳米比亚采取任何行动都是无效的；南非有义务立即撤出纳米比亚，并终止对该领土的占领。联合国为履行其职责，多年来通过了许多其它决议和决定。然而，南非非但没有遵行联合国的决议和决定，从纳米比亚撤出，反而加强了对纳米比亚的殖民控制，并且实行野蛮的恐怖统治。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公然违抗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将一个傀儡政权强加于纳米比亚，并驻扎了100,000部队来维持该政权，对纳米比亚人民实行恐怖统治。此外，比勒陀利亚政权还使用这些占领部队来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邻国，为此，安理会已多次谴责了南非。它还不断阻挠安理会第385(1976)号、第435(1978)号和第439(1978)号决议所载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执行。

在南非声势汹汹破坏该地区稳定、大举侵略的同时，还可以看到其正在形成的核能力。南非在其朋友们的合作下，正在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秘密地发展核能力。南非这样做，是恣意掠夺纳米比亚的主要矿物和其它资源，从而迅速地耗尽其自然财富和危害其未来的经济命脉。

由于这些情况，纳米比亚人民现在对联合国几乎已完全失去信心，认为要达成独立，就必须加强武装斗争。

人们很容易理解纳米比亚人民的态度，因为联合国通过决议和决定，使人们对达成解决产生了希望，但由于南非坚持不妥协态度，而联合国对实施这些决议和决定又无能为力，希望也就总是不免破灭。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这种态度不仅表现了它的狂妄，而且也是对国际社会对这一领土的合法责任的不可容忍的挑战。

在安理会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后，南非更加肆无忌惮地对抗。这项决议是由接触小组五个西方国家共同提出的，使人们产生希望，以为马上可以找到解决办法。大约三年已经过去了，对执行这一决议，仍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国际社会的期望也就再次破灭。

南非在今年1月召开的执行前会议上继续表现出阻挠的态度，导致会议的失败是南非对抗联合国的最近的一个事例。此外，导致会议失败的原因除了南非本身的不妥协态度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就是某些国家未能对南非施加必要的压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们看到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方面所表现的诚意，该组织始终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有争议的问题，并对达成一项可以接受的协议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愿意合作的诚意遭到南非拒绝，不仅如此，比勒陀利亚政权还厚颜地声称，要达成解决，时机尚嫌过早。

由于联合国所有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并克服南非违抗的和平努力都告失败，我们现在似乎已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僵局，在外交方面也一筹莫展。这种情况如果经其自然发展，将使局势变成不可收拾，从而进一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联合国有必要重新加强纳米比亚解放进程的势头。我们认为，已被普遍接受的第435(1978)号决议为通过谈判达成公正解决提供了基础。任何修正这项决议的企图都只会延长人民的苦难，推迟纳米比亚的独立。因此，保证决议立即并不加修改地得到执行，并给予全力支持，是安理会应有的职责。

鉴于南非坚持违抗所有联合国决议，其行动又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越来越大

的威胁，现在已经是安理会按照《宪章》第七章采取坚决行动，对南非施加必要的强制性制裁的时候。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要求采取这项行动，这可以从联合国第35/227J号决议，非洲统一组织的各项有关决议，今年二月在新德里发表的不结盟国家部长宣言和上星期在阿尔及尔发表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清楚地看出。

我国政府强烈地敦促安理会在履行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时，积极地响应这些期望。

主席：这次会议的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塞德狄克·本叶海亚先生阁下。我欢迎他来参加会议，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本叶海亚先生（阿尔及利亚）：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进程目前特征是，南非正在试图使联合国的努力陷于僵局。安理会的这一系列会议不仅对于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权利是极其重要的，对于整个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也是极其重要的。

日内瓦会议是联合国发起的，目的是要确保实施通过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计划。非洲国家吸取了日内瓦会议失败的政治教训，在非洲统一组织的范畴内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以期向对纳米比亚的悲惨局势应负责任的南非施加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不结盟运动赞同这一倡议，并且决定召开一次协调局的部长级特别会议，专门审议纳米比亚问题。90多个代表团，其中大约有40个代表团都由部长率领，参加了上星期、即4月16日到18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会议。这么高级的人员参加会议，反映了一致支持非洲的不结盟运动十分重视谋求纳米比亚问题的迅速解决，同时也反映了对因这一危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引致的许多后果的深切关注。

面对着南非对任何使纳米比亚真正独立的解决计划坚持不妥协的对立态度，不结盟国家协调局重申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并且以非常负责的态度表示愿意看到真正的政治解决，并相信安理会将会采取一切为应付这一极其严重的局势所必要的措施。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文字，并按照第七章的规定，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向国际社会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对南非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这项呼吁除了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遭到威胁的任何时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支持一个国家的人民争取自由的权利的崇高愿望之外，并无其他目的。为了向安理会转达这项呼吁，不结盟国家外长在阿尔及尔开会，赋予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包括我自己的国家、一项任务，就是到这里来表示它们应有的关注。

我很高兴能在你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时候转达这项呼吁。因为你所代表的国家、爱尔兰、有坚强的反殖民主义的传统，而且坚定地支持自由，你当然能够理解纳米比亚的悲剧和非洲的苦难。

日内瓦会议已十分清楚地表明，南非拒绝在联合国的范围内进行对话和谈判，并且充分地暴露了它企图继续将纳米比亚置于其殖民统治之下的决心。这样，联合国就更有必要对这种违抗态度作出适当的集体反应。

南非继续采取侵略政策，并继续对纳米比亚实行非法占领，面对这种局势，国际社会不能置之不理。这种局势非常严重地危害到世界和平本身，安全理事会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最高责任的机构，对不结盟运动的广大人民的紧急呼吁和真切关注，不能视若无睹。

面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挑战和挑衅，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其尊严和生存都受到南部非洲的悲剧的影响——今天希望安全理事会能表现出更大的决心，针对当前局势采取相应的决定。

因为在纳米比亚非殖民化过程的这一关键性阶段，国际社会的任何踌躇、规避责任无所作为，都只会有利于非法行为，鼓励狂妄和侵略的势力，最终并将帮助巩固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和极权制度。

很显然，纳米比亚问题做为一个非殖民化问题是十分清楚的，因为有关的基本资料都是十分明确的。

联合国在纳米比亚获得完全独立之前对其拥有法律上的管理权，在1966年就已担负起对该领土的全部责任，致力于该领土的彻底解放。为此，已达成了国际性的协商一致意见，确认除其他事项外，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是非法的，领土人民有取得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及领土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合法性；并确认其民族解放组织——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该领土的唯一代表。

然而，由于本性难改一种族压迫、殖民统治和侵略政策——南非不能接受这项协商一致意见，也不遵从国际社会的再三告诫。

联合国正在以耐心和坚忍的态度寻求谈判解决的途径，但基本上，正就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对抗和不妥协态度助长了危机，瘫痪了通过谈判寻求解决的进程。

日内瓦会议的失败暴露了种族主义政权的真正意图的性质和范围，我们理应实事求是地总结正反经验，吸取一切必要的教训，以便认清国际社会今后所应采取的是何种行动。

日内瓦会议首先显示南非不愿为该领土的独立作出努力，实际上还反对其独立，试图使人接受可笑的论点，即如果该领土事实上还不算达成非殖民化，但由于事态的演变，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

南非政权在日内瓦所显示的不仅是不愿意与联合国合作，而且还决意要曲解问题，使领土的非殖民化离开正常的途径。

南非的拖延手法和假意支持联合国的倡议，都掩盖不了它试图使用拖延的策略来松懈国际社会的警惕，并使之习惯于南非的既成事实的意向，这当然是徒劳的。



这种拖延策略和花招可以从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在其第 439 (1978) 号决议中加以谴责、并正式宣布为无效的经由假选举在温得和克成立所谓部长会议，这项事实清楚地看出。

与长期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同时，南非还企图在整个南部非洲推行一项侵略政策。比勒陀利亚的殖民政策，它强加在南非人民头上的种族隔离制度以及它针对前线国家所采取的侵略政策都出自建立在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政权的本质。因此，只有顾及到一切有关因素和这种局势的所有实际情况，才能全面地和可以理解地审议非洲那一地区的悲惨局势。目前已十分清楚，南非对该地区的主权国家不断采取侵略行动，其目的不仅仅是要破坏这些国家的人民同纳米比亚人民间的应有团结，而且更重要的也是要通过恫吓在南非强行建立种族主义秩序，并将新殖民主义的解决办法强加于纳米比亚。

由于所有这些情况，是否必须强调一点，即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可完全不受惩罚地对各前线国家采取侵略行动是否是引起非洲和不结盟运动的严重关注的一个原因？

现在安理会对南部非洲局势的三个方面已经十分清楚：第一，无可接受的非法局势仍继续存在；第二，对正在为行使独立权利而进行斗争的人民进行侵略；最后，对该地区非洲国家的侵略。由于有这三个方面，我们必须将南部非洲的局势视为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自从1966年10月27日大会通过决议，决定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宣布联合国直接对该领土的行政和非殖民化负责以来，这就是人们对继续非法存在的南部非洲局势的判析。从那以后，南非就一直是由联合国管理的一个领土的非法占领者，并一直拒绝遵行整个国际社会的指示。

纳米比亚人民被剥夺了独立的权利，纳米比亚局势也必须被认为是对被剥夺了民族权利的人民的永久性侵略。安理会从1969年接受大会所移交的任务以来，

就一直承认纳米比亚人民武装斗争的合法性。按照载有侵略定义的1974年12月14日第3314(XXIX)号决议,任何剥夺人民自决、自由和独立权利的企图都构成公然侵略,因而对之进行武装斗争,是很正当的。

因此,十分清楚,现代国际法已确认,纳米比亚目前的局势是一种侵略。所以,安理会有责任不仅确保终止这种已被宣布非法的占领;而且要终止已被确认为侵略的对纳米比亚人民的侵略状态。

这种被称为非法占领和侵略的局势当然还有其第三个方面,即对该地区非洲国家的侵略。无疑地,安全理事会如果不谴责这种对本组织成员国的主权、完整和独立以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再攻击,那就将有辱其崇高的使命。

因此,明显的是,这种局势的所有因素意味着我们已经证实在整个南部非洲地区确实存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对此应负责任的就是南非。由于南非的行动和花招,安全理事会把南部非洲地区的局势说成是—第一次是在1963年—“严重干扰国际和平与安全”,几乎已有二十年。在这些事实面前,安全理事会应当作出适当的反应。

安全理事会已经为作出这样的反应提出了法律构架,国际法院也已这样做。实际上,安全理事会在其第276(1970)号决议中已宣告“南非当局继续留驻纳米比亚”为非法,并指出

“……南非政府对理事会决议之顽抗态度,有损联合国之权威”。

因此,它要求

“……所有国家,尤其在纳米比亚有经济及其他利益之国家勿与南非政府进行任何与……〔第276(1970)号决议的规定不符合的交易〕”

为此，安全理事会第283(1970)号决议要求各成员国不与南非保持涉及其驻留纳米比亚的某种关系。我们当然可以将这项决定称作是初步的、选择性的和单独的制裁，但从这项决定来看，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在1970年就已清楚地意识到，除非通过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否则不可能使南非听从联合国。

十年后的今天，事实证明，1977年通过的那些选择性措施和武器与军事物资的禁运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它们是孤立的行动。同样地安全理事会在其第269(1969)号决议中宣告它有

“……·为求确保严格遵守联合国会员国依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五条规定所负义务而采取必要行动之责任”。

安全理事会承诺采取的那项“必要行动”，到现在还没有采取。因此，我们必须宣告，安理会注意到南非近15年来始终不改其蔑视国际法则的态度，它现在必须根据其自己的特殊职责，采取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国际法院在1971年6月21日关于南非继续留驻纳米比亚对各国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中曾强调：

“……·把一种局势说成是非法，并不就能终止这种局势。这只能是促成终止非法局势的努力的最初和必要的步骤”。(咨询意见，英文本第40页)

这当然是对安全理事会所作的一项清楚说明。这个世界法律机构十分清楚地告诉安理会，为了终止已在国际上被宣告为非法的局势，只是称之为非法是不够的。一旦宣告为非法，国际社会就必须组织集体行动来彻底消除这种局势。因此，应该采取的其他措施是，一方面是由各成员国履行其特殊职责，帮助结束已为联合国该管机构宣告为非法的局势，另一方面是由安全理事会采取集体行动。

1971年，国际法院就已概述了——虽然是概略，但却很重要——应当采取的一些措施。同时，国际法院也确认安全理事会有特定和一般的权力使它可以履行其恢复在纳米比亚的国际法治的特殊职责。但是，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不结盟运动和非洲、仍然在等待安全理事会根据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采取后继行动。如果安理会这样做，那就不仅会迎合在纳米比亚恢复国际法治的需要，而且还能使该领土的人民享有其民族权利。

目前，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进程处于瘫痪状态，这完全应由南非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很清楚的，就纳米比亚的国际性非法局势和为终止这种局势所应采取的措施而言，每个成员国都有义务采取并施加全面性的强制制裁。

如果南非的不妥协态度所造成的目前的僵局违反了联合国的基本原则，削弱了本组织的威信；如果许多次的谴责——到目前为止未见效果——仍不足以终止这种对抗政策，那么，安全理事会现在就必须将非洲和不结盟运动要求采取全面性制裁的呼吁变为强制性的实际行动。

安全理事会有独特的权力以应付涉及威胁和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虽然行使这种权力是很困难的。今天，面对一个对抗国际社会及其赖以存在基础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制度，安全理事会必须担负起它的责任。

主席：谢谢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对我国所讲的友好的话。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塞内加尔外交部长穆斯塔法·尼亚塞先生阁下。我欢迎他，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尼亚塞先生（塞内加尔）：我代表我国感谢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邀请我和我的同事、其他各国的外交部长、参加关于纳米比亚这一重要问题的重要的、历史性的辩论。主席先生，实际上，您的国家爱尔兰和我的国家塞内加尔都一向深切地信仰联合国的理想。我们两国始终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两国几年来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中天天都在密切合作；联合国驻黎部队的任务是恢复中东和平。

为了这些理由，再加上您在国际事务方面的丰富经验，我荣幸地为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向您转达我国的诚挚祝贺，深信目前的情况虽然很困难，你仍将能引导安理会在纳米比亚这一重要问题上取得积极成果，这也将是完全符合所有非洲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利益的。

我还要感谢安理会前任主席彼得·弗洛林大使，并通过他向他的国家表示敬意。

我们是在世界局势演变、特别是在整个非洲、尤其是南部非洲的非殖民化进程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阶段来就纳米比亚问题进行辩论。我的几位外交部长同事在昨天和今天上午已非常有力地强调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需要为这个问题找到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

纳米比亚问题不仅仅是非洲或非洲人所关心的问题。纳米比亚问题需要全世界经常予以注意，并以负责的态度加以审议。为此理由，安全理事会现在能专门举行一系列会议来审议这个问题，是可以庆幸的。

人们也许以为，恰好在一年前，津巴布韦通过自由选举，以常规和合法的方式将权力移交给多数派达成非殖民化，国际社会也许能合理地期待南非会吸取过去的教训，终于同意终止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事实上，津巴布韦的例子表明，将权力移交给多数派，同时结束一个基于种族歧视和蔑视的非正义的时代，将能促使该地区所有国家开始合作。人们以为，这个例子将会影响南非的行为。

联合国仍在讨论的纳米比亚问题是众所周知的，似乎无须再重述其历史，尤其是因为先我而发言的一些同事已清楚而有力地加以叙述。

我们要说的是，自从联合国大会决定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以来，本组织所面对的一直是南非的不合作。不用说，南非一贯地反对执行本组织为履行国际社会交付给它的关于纳米比亚的职责而通过的有关决议和决定。

在这段期间，南非非但不执行联合国交给它的任务，——主要是创造条件使纳米比亚领土取得国际主权——反而树立障碍——对任何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办法树立障碍。南非采取这种态度，目的是，并仍然是要长期留驻纳米比亚。更严重的是，南非连续许多月来，不停地以各种借口对非洲前线国家——安哥拉、莫桑比克、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经常并公然地进行侵略，声称是出于自卫。

在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的所有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和决定中，塞内加尔代表团特别强调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431(1978)、435(1978)和439(1978)号决议。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决议为纳米比亚获得完全独立提供了一个可行而又无可反对的构架，为了所有这些理由，不结盟运动和非洲统一组织各成员国曾满怀信心地对日内瓦会议寄予巨大希望，希望这次会议能够通过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结果如何，我们都已经知道。

虽然日内瓦会谈已经失败——南非对此应负全部责任——但幸运的是，所谓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并没有出席，不结盟运动和非洲统一组织连月来一直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和负责任的温和态度。我们的国家不赞成对抗，赞成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对话。

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于今年二月间在新德里举行的会议上对日内瓦会议的失败表示遗憾，并决定强调强制执行本组织所通过的决定。对此，他们都决定强调接触小组的西方成员国在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上的作用和责任。

在这个范围内，在强调已经取得的有限进展的同时，还必须重新肯定这种责任。当然，应当请接触小组的五个成员国再次向南非施加新的压力。非洲统一组织几年来都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不断重申我们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兄弟们的团结。这一态度所依据的是在彻底与负责地分析纳米比亚问题和南非在该国造成的局势后所得出的结论和决心。

在1981年4月15日在罗安达举行的前线国家首脑会议结束时所发表的最后公报中，这些国家的首脑也本着同样的精神重申他们支持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确定的联合国计划。他们还强调接触小组的五个西方成员国对执行计划所应负的责任。他们请这些国家继续对南非政权施加必要的压力，迫使它最终遵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有关规定。塞内加尔要在此重申支持前线国家的这一立场，也是所有非洲国家全力支持的立场。

由于受到首脑会议的鼓舞，并鉴于南部非洲那个地区的局势的不断恶化，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从1981年4月16日到18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特别会议，重申安理会第385(1976)、435(1978)和439(1978)号决议所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计划是有效的。这项计划正确地被认为是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唯一，并最可行的构架，协调局并强调必须在接触小组的协助下立即执行该计划。

协调局在阿尔及尔再次谴责南非的策略，主张采取适当的强制性制裁，如果能严格地遵守这种制裁，就能迫使南非最终同联合国合作，执行本组织所通过的各项决议。

总之，安理会各成员国将注意到，国际社会给予纳米比亚人民事业的支持，基本上也是依据本组织、不结盟运动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宗旨和原则所给予的支持，是正当的、切合实际的和负责任的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及其主席萨姆·努乔马先生的英明领导下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是正义的斗争，

历史性的斗争，应当得到胜利的斗争。 我们所寻求的目标不仅是使纳米比亚人民从南非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且是要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多数人的政权，一个民主的政权，使纳米比亚、它的人民及其领导人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纳米比亚在领土不受任何侵占的情况下达成独立。

我的国家、塞内加尔，忠诚于《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原则，忠诚于不结盟运动的宗旨。 塞内加尔愿庄严地在此重申它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一贯支持。

安全理事会的确切使命就是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以应当支持不结盟国家的倡议，非洲国家的倡议，和一切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民的倡议，帮助纳米比亚达成独立。

塞内加尔要再次表示对联合国及其秘书长匡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的信任和支持；尽管南非对联合国作了不寻常和不真实的指控，我们仍然高度赞扬他的崇高品质和他为纳米比亚人民达成完全独立而不懈地作出的努力。

我们认为采取行动的时候已经来到。 为了和平，为了正义，只要我们不意气用事，不存偏见，表现出决心，不脱离实际、并拘持坚定的精神，就能共同努力，使英勇的纳米比亚兄弟人民获得完全独立。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在该地区，从而也在全世界恢复和平与安全。

主席：谢谢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对我国所讲的友好和热情的话，我也代表我本人和我国向塞内加尔表示亲切友好的意念。

下一位发言人是南非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发言。



富里埃先生（南非）：先生，我也要为您担任安理会主席向您祝贺。

南非要求参加这次辩论的理由如下：

第一、这次辩论与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的未来直接有关。

第二、领土人民迫切希望早日迈向在国际上获得承认的独立。他们已等待了许多年，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南非支持他们的愿望，并和他们同样、对过去的某些惯例感到忧虑。因此，南非认为在安全理事会说明它的观点，是它的权利和责任。

第三、南非认为它有权利和责任强调一点，即该领土的一些民主党派从来没有机会在安理会表示他们的意见，但另一个特殊团体却由于安理会的片面行动，得到优惠待遇，对这种状况，南非要求纠正。

需要将大会的行动与安全理事会的行动区分开来，这种说法已经听得很多。虽然大会的许多决定和行动与解决提案中所述的联合国应发挥的仲裁者的作用完全不符，但有人辩称，解决提案将按照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案执行，因而仍然是在安理会的权力下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安理会的一切作为必须确保对所有各方都给予同等待遇。在此时此地，这也适用于所有各方都有来到这个会议厅陈述意见的权利。

但事实如何呢？昨天安理会决定不让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有在安理会发言的机会，这就使联合国不能再以领土未来的公正仲裁者自居。

在过去三年中，每当有人对大会和秘书处公然偏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表示忧虑时，有人说不必担心，这是安全理事会该管的事务，安全理事会的公正是无可指责的。

现在大家都可以清楚看到人们很久以来就已怀疑的，就是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任何其它机构并无不同，都偏向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我这样说，是指多数的

决定，虽然安理会有六个成员国投票赞成让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有发言的权利。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这种偏向的真实证明。安理会毫不犹豫地邀请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却拒绝给予该领土内的一个民主政党、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有就与它最直接有关的事项发言的权利。

安理会昨天的决定已彻底暴露了多数理事的真正意图，就是不顾领土人民的意愿，并违反一切民主惯例，千方百计地要在温得和克建立起一个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政府。

南非一贯主张应由领土人民自己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因此，南非依据自己的基本态度，即让领土居民按照显然自由和公正的程序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才于1978年4月25日接受西方国家的建议。

对此，可以记得联合国参与达成独立的进程的基本动机是要提供一个途径，借以证明选举的自由和公正，符合领土居民的愿望从而赢得国际承认。

必须要在和平与安全的条件下，人民才能自由和公正地表示意愿。消减政敌，残害平民，诱拐学童和破坏财产，决不能是民主进程的一部分。因此，西方国家原先的建议的一个基本假设是，领土全境应当明显地处于和平状态。各民主政党不相信联合国能够或将会采取有效步骤来实现和平。这项非常重要的考虑，到现在还有待解决。

在这个过程中，联合国应当表现得公正不偏。联合国向有关各方作出不明确和有条件的保证，暗示说，必要开始执行计划，就自然会公正，在实践中却继续偏向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这样做是不够恰当的。联合国援助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与之认同所到达的惊人程度，及其贬低其它政党的地位，都有案可稽的。

真正的自决意味着民主进程的继续，并满意地保证，不管选举结果如何，在选举后，个人和少数人的权利仍将继续受到尊重。这个概念是一切民主过程的基础。没有这个概念，所提议的选举只会是专制暴政或内战的序幕。

日内瓦会议并没有能消除各民主党派的忧虑。

我国外交部长在他1981年1月19日的信(S/14346)中已谈到秘书长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报告,其中所提到的各点都不必在此重复。以下是该信的摘录,也就是南非对西南非洲纳米比亚问题的基本态度:

“在日内瓦,内部各党感到不满意的是不能够做到一人一票,只投一次。而且,他们所关心的关于言论自由,组织政党自由,自由而独立的司法制度,自由经济和尊重财产等在解决计划设想的民主过程中的基本概念,能否获得扎实的保证问题都没有加以探讨。只好寄望于所有各方将来都能适当顾及〔领土〕各民主党派的正当忧虑”。(S/14346,第7段)

我们已经到达一个可悲的阶段,理智、谅解和节制都没有主顾。口出恶言,恣意漫骂,本组织内已弥漫着一种不容忍的气氛。

围绕着西南非洲纳米比亚问题的事态发展,对整个南部非洲是极其重要的,围绕着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的斗争越来越成为主张自由行使自决权利的人和主张以武力和恫吓夺取政权的人之间的斗争。这种事态的发展使南部非洲国家之间出现严重的关系危机。

这一危机更因提议对南非实行制裁而更形加剧。不用说,当事态到达不可收拾时,那些鼓吹实行制裁的人是不会对危机负责的。南部非洲各国的领导人应当有所抉择,他们要的到底是合作、还是对抗。对抗的后果将影响到所有国家。接受现在的提议,对南非实行制裁,同样会影响到南部非洲的所有国家。但对南非实行制裁的问题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显然已非行不可,以至不管制裁会给人民带来何等苦难,仍大力鼓吹。联合国想必应该深切关怀西南非/纳米比亚人民的福利。领土的发展情况与处境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要好得多。领土与南非合作拥有效率很高的基础结构,是非洲大陆上出口粮食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展望未来的发

展和进步，领土在南部非洲一定可以有稳定，并终止外来干涉。

难道那些鼓吹实行制裁的人，其意图和目的，除了别的以外，是要破坏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的已有成就吗？难道他们是要剥夺该国居民数十年来的辛勤成果，或是目的在于在该领土和整个南部非洲制造混乱和不稳定？

我国政府不能面对着西南非洲/纳米比亚人民的正当愿望遭受挫折而无所作为，或容许其国家象其它地方所发生的一样，成为一个荒凉遍地饥馑和贫穷。

如果目的真的在于使西南非洲/纳米比亚获得真正独立，那么，大会在1981年3月6日通过的决议中所表现的激烈的力主惩罚的态度是错误的。是没有用的威胁，它只会使对方更加坚定决心，不容许将一个不公正的解决办法——通过伪装使领土人民获得“独立”但实际上却受暴政统治的解决办法——强加于领土。

南非不会对制裁俯首屈服，而会采取一切可供选择的措施，作出适当反应，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南非的制裁实际上也就是对南部非洲国家的制裁，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相互间有密切关联。损失最大的必然是一些穷国。

非洲经济委员会最近在关于对南非实行制裁所将产生的后果的报告中也证实了这一看法。非洲经济委员会的结论是制裁的代价：

“对有些国家的人民来说，将是巨大到无法计算的，而其它非洲内外的国家则会发现，在经济上将是得不偿失的”。

因此，如果实行制裁，其连锁性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讨论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的未来，需要的是容忍和谅解，而不是联合国或任何其它方面的威胁。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冷静清醒的头脑。应当避免对抗，南非愿意发挥建设性作用，为领土谋求一个和平与公正、获得国际承认——使各民主党派都能享有同等机会——的解决办法。我们将以此为目标，继续同那些真正致力于达成公正解决的人一道去寻找积极的途径。

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的报告一致认为经济不健全的非洲大陆——非洲——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需要制裁，而需要增加经济合作。此外，实行制裁，将

使和平解决我们所在的次大陆的问题更为困难，实际上将会破坏现有合作的基础。

让我们认识到，如果要使纳米比亚和平地走向独立，南非和各邻国之间就必须进行合作，而不应走上这条毁灭性的道路。走向独立的先决条件是和平和安宁，不使用暴力和恐吓。要切实做到这一点，所有直接有关的国家都必须认清这一点，又所有有关方面都必须愿意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共同努力，才能有效地实现这个先决条件。

这次召开一系列会议，正值进行认真讨论、试图为寻找公正解决获得真正进展之时，公正的解决将顾及所有有关各方所关注的问题。南非对继续进行讨论将作出积极响应，因为南非相信应该继续对话，而不应进行无谓的对抗。我们希望讨论将集中于阻碍达成和平解决的一些问题。我必须强调，除非能确保所有各方都受到同等待遇，除非少数人团体的权利受到保护和保障，除非确保今后将实行基本民主原则，否则就无法达成解决。

南非政府将一如既往，遵照领土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愿望行事，——不能期望这些领导人会接受一项强加于他们的解决办法。我们也相信，如果联合国不明目张胆地有所偏袒，导致提出解决建议的基本愿望是可以满足的。

主席：这次会议的发言人名单上已没有其他发言的人了。

安全理事会的下次会议将在今天下午3时30分继续审议题为“纳米比亚局势”的项目。

下午1时30分散会。